

宋

書

冊
七

宋

書

卷
上

宋書卷六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爲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鸞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

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
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
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
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
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爾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
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
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
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
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
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
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卽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
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
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

以法奪情卽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爾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旣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我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卽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

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
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
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
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爾無有名
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
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爾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
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
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
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苟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郝賈充受辱於
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
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顛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
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已冥義安在
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

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旣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綯自代曰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旣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綯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

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恒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糺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况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擣菹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

其半積錢隱人穀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
既擲五子盡黑穀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
繞牀大叫聲聲相續穀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
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
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惡變色動
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
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
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墓在
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
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
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
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
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

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旣必然江南顓顓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卽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爾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高祖踐祚遷太常都官尙書鮮之爲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瞻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

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尙書鮮詣之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永初二年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尙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尙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尙書郎始興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尙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竊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

惺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旣克洛陽高祖勅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尙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雒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尙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兗從僕射車宗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尙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雒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軌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
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規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
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
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僞皆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
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
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
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
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
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
哉曷之稱朕意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
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雖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
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

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慚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旣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

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盼爲益陽令隨盼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桓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効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惔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去職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西不特別有一慮爾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尙書祠部郎與傅

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効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赦並免晦進號衛將軍轉咨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矚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

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旣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七年彥之北伐請爲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補尙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尙存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